

比利時的國家認同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There's no Belgian sentiment.
There's no Belgian language.
There's no Belgian nation.
There's no Belgian anything.***

Filip Dewinter, leader of the Vlaams Belang

壹、前言

一、事件一

2006年12月13日晚8時20分比利時公營電視台RTBF電視台突然中斷正常節目，插播新聞報導比利時北部弗拉芒自治政府(Flemish Government)國會投票通過弗拉芒區宣布獨立的事件。在一個半小時的特別報導中，不但有比利時人群聚布魯塞爾亞伯特二世(King Albert II)王宮外抗議的畫面，也播出國王一家人流亡至前比利時殖民地剛果的首都Kinshasa機場的畫面。比利時全國立即陷入慌亂，超過30,000通電話打入RTBF查證新聞真假及後續發展，電視台的官方網站也因瀏覽者過多而癱瘓。調查顯示，89%的人對新聞報導信以為真，6%的人即使得知新聞「純屬虛構」後，仍然相信新聞的真實性。¹

二、事件二

2007年9月15日，比利時拍賣網站eBay上出現一項商品——比利時，廣告說明該商品乃由三個區域組成的王國，可以整體出售，不過不建議買家全買三個區域，以單一區域購買較佳。同時提醒買主此商品有點老舊，已經超過170

¹ "Belgium's 'War of the Worlds'" *Time*, Dec. 15, 2006.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570141,00.html>

年，而且買主必須承繼 3000 億歐元的國債。附加的贈品則是整個王室。拍賣品起價為 1 歐元，在 eBay 將交易取消前，買方出價已經到達 1300 萬歐元。

推出這項拍賣品的賣家，是位曾擔任過新聞記者的老師 Gerrit Six。他有感於比利時自 6 月 10 日聯邦議會改選結束以來，贏得最多席位的政黨一直無法聯合其它政黨合組聯合政府，在這種「無政府」狀態即將滿 100 天（9 月 18 日）前，他決定上網「賣國」，除了希望凸顯問題吸引各方注意外，更重要的是他想傳達一個重要的訊息：比利時是有價值的（Belgium is valuable）。²

三、事件背後

上述兩個事件顯露出比利時的國家認同問題的挑戰，當然也表現出比利時人處理嚴肅問題特殊方式的一面。認同是人類的天性，同時認同也可以是最惱人的問題。因為認同是人類在群體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感覺，每個人都不願被遺漏，也不願被孤立，更重要的是歸屬感的滿足較容易帶來安全感。認同也是自我認識的一個重要過程，透過認同在同一群體開啓和強化對「我」的認知，同時也透過認同在不同群體中定位出「我們」與「他們」。因此，人類有了性別、宗教、社會生物、種族、階級、民族、和文化等認同，這些認同深深地影響每個人的行動，也是認同力量的重要來源。

在這個講究認同的時代，每個國家都充滿認同的危機與契機。每天我們翻閱報紙，在各種版面都可看到與認同相關的新聞或是宣傳。認同感的興起與冷戰結束後全球化的風起雲湧密切相關，各地區各民族的民族主義浪潮高漲，加上全球化後全球移民（含合法與非法）的興盛，在接受外來移民的同時，原本的優勢民族必須同時面對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挑戰，種族衝突或是屠殺是極端不幸的回應方式與結果。因此，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與傳統自由主義下國家與個人相對應的二元政治模式，必須調整面對以民族或是族群為基礎的群體認同。

² “Belgium was for sale” *nieuws.net*, Sep. 19, 2007
http://www.flandersnews.be/cm/flandersnews.be/Flanders%2BToday/special%2Breports/070919_Belgium

國家認同背後一股重要的推力就是民族主義，對於民族主義的論述相當多，Ernest Gellner主張民族與政治應相結合，即所謂的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合一。³而Benedict Anderson則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民族的認同都是經過想像、塑造、或是捏造出來的。⁴E.J. Hobsbawm 雖然同意Gellner 的民族與國家相互產生，但是他認為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因此民族不單是血緣團體的地域性結合，它是意涵著現代公民概念的政治共同體。現代國家都是工業化社會，都是由共同的教育所培養的公民所組成。公民資格的獲得便是國家認同的養成過程。所以如果開放民族教育可能減弱整體的國家認同，特別是特定的民族教育如果對主流文化採取不友善，甚至是敵對的態度。⁵ Anthony Smith 則反對民族民族是被想向或塑造出來的，民族是具備族群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族群名稱、共同祖先、共享的歷史記憶、以及共同的故土，因此民族的形成不全然只是主觀的認定或想像。⁶

人類近代史上多數的分離或是獨立運動大都發生在被殖民或是被強權壓迫的國家，西方所謂的民主先進國家中只有加拿大面臨長期且具有相當規模的分離運動。⁷ 比利時的國家認同問題雖然不像加拿大那樣引人注目，但是近來卻頻頻躍上國際媒體，似乎比利時即將分裂。本研討會，特別是本論文的時間點與比利時的現況發展緊密結合，希望經由本論文可以幫助讀者較深入地瞭解比利時國家認同及其分裂議題。

³ Ernest Gellner,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⁴ Benedict Anderson,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Verso.

⁵ E.J. Hobsbawm,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⁶ Anthony Smith,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ada: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⁷ 雖然在北愛爾蘭和西班牙的嘉太龍尼亞 (Catalonia) 具有類似分離運動，但其規模和受關注程度都不若魁北克獨立運動。



圖一、比利時地圖

貳、比利時的認同問題

比利時的面積為 32,545 平方公里，與台灣相當，但是人口只有一千萬人，弗拉芒區人口約 600 萬，瓦龍區約 300 萬人，首都布魯塞爾則有約 100 萬人。官方語言有三種，北部為荷蘭語、南部為法語、東部少數為德語，布魯塞爾則為荷語與法語雙語並行。

1830 年歐洲強權創造比利時王國牽制荷蘭，也同時在德國和法國間形成一緩衝區。因此許多人稱比利時為「人造國家」(artificial state)。⁸

比利時於 1830 年獲得獨立後本為君主立憲國，經過幾次修憲（分別於 1970 年、1980 年、1988-1989 年和 1993 年），發展成一聯邦制的國家。1993 年憲改後第一條即是：比利時是由各文化社區(Community) 與自治行政區(Region)所組成的聯邦國家。意指這些機構（聯邦政府、自治行政區和文化社區）在法律上平等並享有以前中央政府才能擁有的權力。⁹

基本上，比利時是一個國家、兩個世界，因為南部法語區有最美麗的景觀和村莊、最棒的美食。北部荷語區人口眾多且擁有美麗的城市、豐富的博物館、歷史悠久的教堂、漂亮的海岸線和觀光資源、以及經濟實力。

⁸ Paul Belien , 2007. "Crisis in Belgium: If Flanders Secedes Wallonia Disintegrates." *The Brussels Journal*, Sep.9, 2007. (<http://www.brusselsjournal.com/node/2433>)

⁹ 以上關於比利時之基本資料來源為比利時辦事處網頁，〈比利時簡介〉
<http://www.beltrade.org.tw/chinese/aboutbe.php>

比利時國家認同的問題在 20 世紀初才逐漸出現，瓦龍區的政治人物 Jules Destree 曾對國王表示：比利時有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沒有所謂的比利時人，沒有任何靈魂自稱為比利時人。¹⁰ 60 年代曾出任比利時外交部長的 Pierre Wigny 表示，比利時是個奇怪的國家，只有在比利時會有多個自認被欺壓的多數民族共存，這些多數民族享有相當的資源但是都同時覺得自己是次等的國民。¹¹

在政治學者 Margaret Moore 的分類中，比利時內部的族群衝突可歸類於以下的第二類：

- 1) 北愛爾蘭、盧安達、前南斯拉夫：武裝衝突激烈、衝突各方語言相同、文化背景較相近。
- 2) 加拿大、瑞士、比利時：衝突較和平、衝突各方語言不同、文化差異較大。¹²

儘管日常生活中的族群小衝突層出不窮，但是基本上比利時的弗拉芒人與瓦龍人可稱為是和平共存。¹³

雖然比利時弗拉芒民族運動一直存在，¹⁴但是從未有像印度那般的暴力衝突存在，¹⁵在國際上也未特別被關注。近來因為內閣政府難產才使得分裂問題被放大評論。比利時政治格局較為複雜，因為區域化的極端發展，南北兩大區域擁有各自的政黨體系，於是沒有一個黨能夠獲得全國性的支持。在弗拉芒區，由右派至右派的政黨有：弗拉芒利益黨（V B）、基督教民主黨（C D & V）、自民黨（V L D）、另一社會黨（S P · A）、綠黨（Groen!）五大黨。在瓦龍區則是：國民陣線（F N）、人道主義基督教中間黨（C D h）、屬自由派的「改革運動」（M R）、法語社會黨（P S）和生態黨（Ecolo，即綠黨）。今年大選中，還

¹⁰ Piet van de Craen, 2002. "What, if Anything, Is a Belgian?" *Yale French Studies*, No. 102, pp. 24-33.

¹¹ 同上註。

¹² Margaret Moore, 2003. "Brian Barry's egalitarian critique of multiculturalism: a liberal nationalist defence." In Bruce Haddock & Peter Sutch (Ed.) *Multiculturalism, Identity and Rights*. Pp.158-75. New York: Routledge.

¹³ 小衝突例如弗拉芒人到醫院裡講法語的護士們拒絕照顧他生病的兒子，如果有法律問題，他必須到布魯塞爾的法院，而那裡的法官都是說法語。〈比國「巴爾幹化」文化鴻溝越來越大〉《中國時報》，9月21日，2007，F1。

¹⁴ 其民族運動史可參閱蔡芬芳，2002。《比利時語言政策》，台北：前衛出版社。

¹⁵ 關於印度的族群衝突與國家認同歧異，可參閱紀舜傑，2006。〈印度的國家認同〉收錄於施正鋒、謝若蘭主編，《當代印度民主政治》，頁 361-77。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有一個名為Lijst Dedecker的極右派政黨也贏得席次，因此新國會將有 11 個政黨。佔全國人口 60% 的弗拉芒區對大選具有決定性影響，因此在正常情況下，籌組聯合政府的優先權都由弗拉芒區的第一大黨獲得，其領導人通常也是新首相候選人。

2007 年 6 月大選後，弗拉芒區的基督教民主黨贏得最多的席次（150 席中的 30 席），但是瓦龍區的「改革運動」（23 席）和法語社會黨（20 席）緊追在後，¹⁶經過多方奔走，並且由亞伯特國王介入協調，至今聯合內閣仍然難產，因此比利時處於無政府狀態已經超過 100 天。

許多人擔心比利時如果分裂，其效應會擴大至歐盟和整個區域政治，不只因為布魯塞爾是歐盟和北約的首府所在，更可能象徵超國家的組織將難以穩定運作，如果一個國家內部不同民族都無法共存共榮，各族群堅守族群民族主義 (ethnic nationalism)，那由 27 國組成的聯盟如何聯合治理？¹⁷

在歐盟的架構之下，雖然各國間的地理邊界似乎逐漸被模糊，然而，隨著南斯拉夫的分裂，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分家，如果比利時分裂，是否會帶動義大利北義大利與南義大利的不合，以及西班牙巴斯克的獨立運動。歐洲是否會產生越來越多的主權獨立國家？這是否與歐盟整合的路徑背道而馳？這些擔憂及疑問使得比利時的國家認同變得非常值得重視。

參、分裂的潛在因素探討

一、經濟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瓦龍區是工業發達地區，而弗拉芒則是農業區。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總部設在布魯塞爾，促使弗拉芒地區開始發展輕工業，從布魯塞爾到 Antwerp(弗拉芒首府)形

¹⁶ The World Factbook-Belgium.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USA.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be.html>)

¹⁷ Robin Shepherd, 2007. "Lessons for Europe if fragile Belgium goes down." *Financial Times*, Sep. 17, 2007, p.17.

成比利時最重要的石化工業聚集區。瓦龍區的傳統鋼鐵工業逐漸喪失國際競爭力，特別是在 1970 年代石油危機的打擊下，瓦龍區也逐漸失去在比利時的經濟龍頭地位，經濟的重鎮轉至北方的弗拉芒區。

現今弗拉芒有較多的跨國企業投資，Antwerp 擁有歐洲第二大的海港（以貨櫃量計算，僅次於 Rotterdam），也同時主控比利時的陸運、空運。Antwerp 是全世界最早的鑽石市場，現在鑽石出口占比利時總出口的 1/10。也是汽車製造、電訊傳播、攝影器材等生產重鎮。而瓦龍區主要依賴重工業。

在經濟表現上雙方的差距頗為明顯，例如瓦龍區的失業率是弗拉芒區的 2 倍。2004 年 GDP 個人所得，在弗拉芒是 27356 歐元，在瓦龍區是 21858 歐元，大約是 4/5，而且差距逐漸在加大中。¹⁸

現在弗拉芒每年必須補助瓦龍區大筆的社福支出，但是弗拉芒人並不是主張完全切除對瓦龍區的補助，只是他們想降低在弗拉芒區經商及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的成本，他們不要被瓦龍區牽制，而希望可以在稅制和公共支出上享有更高的自主權。¹⁹

二、政治因素

地方分權與聯邦政府功能弱化是導致比利時分裂危機的重要因素。1993 年憲改後，比利時以往的中央集權制改為地方分權之聯邦制，而先前中央政府獨享的權利，由聯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自治行政區政府（Regional Government）和文化社區（Community government）平等共享。任何重要的決策皆需要通過全國多數同意，加以主要文化社區的多數同意；如修憲便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贊同。在必要的情況下，前提的兩個主要社區也皆可緊急啓動警鈴系統（Alarm bell procedure），延遲修憲。

¹⁸ “Economy of Belgium.”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Belgium

¹⁹ Anonymous, 1997. “The next identity crisis.” *The Economist*, Feb. 22, 1997. Vol. 342, No. 8005, pp. 59-61.

表一列出各級政府權顯劃分的演化，基本上聯邦政府負責國家利益事務相關；外交、國防、經濟政策、社會福利、公共安全、運輸、通訊等共十六項。而憲法未明列屬於聯邦政府之剩餘權力，如農業、環保、科研、城鄉建設、自然保護、能源、公共建設等，分別歸屬文化社區政府與行政區政府。聯邦政府仍然主控社會福利政策，包括預算編列及執行。

自治區政府負責當地土地與財產事務相關；如地域經濟、規劃、建屋、就業、交通等。文化社區政府主要負責文化與教育相關的政策。此項權力使得文化差異隨著獨立的教育制度而逐漸深化，不同的媒體、不同的教育制度、不同的教育內容，教育出不同的思維與認同。即使在雙語併行的布魯塞爾，荷語和法語的學校仍然壁壘分明。

表一、比利時各級政府權限演化表

政府改革	1970	1980	1988-89	1992-93
政府體制	設立三個文化社區，荷語、法語、德語	弗拉芒和瓦龍自治行政區政府成立	布魯塞爾自治行政區政府成立	憲法明訂比利時為聯邦制聯邦政府、文化社區政府、與自治行政區政府組成
文化社區政府職權演變	語言與文化權力	健康政策	教育權	社會救助
自治政府職權演變		就業、公共投資、經濟發展、住宅	交通、科學研究	對外貿易、能源、農業
預算執行			文化社區政府與自治政府花費占總預算 30%	2001 年後，文化社區政府與自治政府花費超過聯邦政府

資料來源：整理自 Wilfried Swenden, Marleen Barns, and Lieven de Winter, 2006. "The Politics of Belgium: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under Bipolar and Centrifugal Federalis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9, No. 5, pp. 863-73.

比利時幾乎沒有全國性的政黨，幾乎都是地區性的政黨。兩個區域各自形成政黨系統（北邊有大政黨，南邊有 5 大政黨），兩邊的政治人物幾乎很少同台辯論議題，兩區的人民對另一區域的政治事務也所知有限。

三、語言因素

語言原是溝通人類意志的工具，但語言議題之重要性卻遠超過溝通層次，如果認為「語言只不過是一種溝通的工具」而忽視語言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的功能，及其在權力、資源、以及認同的影響力，就很容易在語言上衍伸出許多問題。²⁰

語言是民族的標幟，民族的地盤和語言的地盤重疊，語言的權利和民族的利益競合。語言接觸難免發生語言競爭、甚或戰爭，因此在一個多語國家，往往會發生語言問題。

語言問題的產生與其位階有關。在一個存在著階層化的多語言社會，人們通常以語言的使用場所選擇不同位階的語言。根據語言使用領域我們可將語言分為三個階層：低階使用的語言謂之「低階語言」、高階使用的語言謂之「高階語言」：

高階：公用語言、政治語言、貿易語言、書面語、國際語

中階：地方傳播語言、地方教育語言、地方商業用語

低階：家庭、社區、菜市場²¹

語言的衝突在於語言權的侵犯和爭執，當高、低階語言分別象徵不同的族群使用者時，相互掩蓋的情形便可能發生，不論是高階語言向下擴張，或是低階語言向上進攻，如此由語言所引發的是更大的族群衝突。更基本的問題是，高、低

²⁰施正鋒。2004。《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²¹洪惟仁。2002。（台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收於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頁 501-42。台北：前衛出版社。

階語言使用者如果被賦予尊卑或優劣的含意時，這將引發族群尊嚴、利益、甚至是生存的抗爭。²²

比利時是少數歐洲國家沒有他們自己國家名字的語文。比如西南邊的西班牙、葡萄牙都有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包夾比利時的法國、德國、荷蘭都各有法文、德文、荷蘭文，北歐、東歐、南歐也是各自擁有國家的語言。由於比利時獨立後初期獨尊法語，引來佛拉芒人的不滿，而導引出其民族運動。²³

早先佛拉芒的菁英都可使用法語，法語占又較高的地位，但是隨著佛拉芒民族運動的開展，獨尊法語受到嚴厲的挑戰。1921年荷語在佛拉芒區取得官方地位，1970年比利時修憲以語言界線劃分行政區域，1993年更修憲建立以語言為基礎的文化社區。現在佛拉芒的年輕人在單一荷語的環境成長，佛拉芒區幾乎看不到法語的報紙，也幾乎沒有人收看法語的節目。1989年聯邦政府賦予三大區域訂定教育制度的權利。文化差異隨著獨立的教育制度而逐漸深化，不同的媒體、不同的教育制度、不同的教育內容。即使在雙與併行的布魯塞爾，荷語和法語的學校仍然壁壘分明。兩個語區通婚情況也不多見，1991年的調查發現，在佛拉芒區只有7.4%的男人、7.6%的女人選擇來自瓦龍區的配偶。在瓦龍區同樣的調查結果數據稍微高一些，分別為19%、15.3%。²⁴

肆、實證檢驗

在討論過上述比利時分裂之前因素後，本文將以實際調查資料檢視比利時的分裂是否如某些人所言那般地危急。首先我們檢視兩個自治區域人民對各自族群的認同與比利時的國家認同的差異（表一）。一般相信在佛拉芒區的族群認同

²²李憲榮。2002。〈加拿大的英法雙語政策〉收於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頁3-49。台北：前衛出版社。

²³蔡芬芳，2002。

²⁴Jaak Billiet, Bart Maddens and Andre-Paul Frogner, 2006. "Does Belgium (Still) Exis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Culture between Flemings and Walloon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9, No. 5, p. 915.

一定高過比利時的國家認同，因此才會出現分離或是獨立的訴求，然而結果卻頗令人驚訝。只認同弗拉芒人的比例只佔 7.4%，而雙重認同中偏重於弗拉芒人認同佔 23.9%，兩者相加只佔 31.3%，未達 1/3。另一方面只認同比利時人的比例為 11.9%（大於弗拉芒人的單一認同），而雙重認同中對比利時人的認同超過半數（42.8%+14.0%）。可見比利時的國家認同仍然大於弗拉芒的族群認同。

表一、弗拉芒人與瓦龍人對區域與比利時認同比較，2003（百分比）

	弗拉芒人	瓦龍人
只認同弗拉芒人/瓦龍人	7.4	3.6
認同弗拉芒人/瓦龍人 大於比利時人	23.9	8.3
認同弗拉芒人/瓦龍人 等同比利時人	42.8	39.1
認同比利時人大於 弗拉芒人/瓦龍人	14.0	18.2
只認同比利時人	11.9	30.8

資料來源:Billiet, et al. 2006:916

在瓦龍區方面，雙重認同佔最多數（39.1%），單一族群認同只有 3.6%，比利時的國家認同遠超過半數（39.1%+18.2%+30.8%）。

另一項調查則可提供我們瞭解兩大族群不同層次認同的時間演化（表二）。瓦龍族群的認同分散成法語社區與瓦龍區域兩項認同，因此對瓦龍的區域認同不像弗拉芒那般強烈，而且瓦龍人對比利時的國家認同穩定地成長（從 54.3%到 67.9%）。

在弗拉芒方面，1986 年之前對弗拉芒的區域認同大於對比利時的國家認同，但是在 1986 年之後，對比利時的國家認同均大於對弗拉芒的區域認同，且穩定地成長，超過半數的人認為兩者的認同不衝突，而是相輔相成。調查也發現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認同 F 的比率越高。

在布魯塞爾，情況與瓦龍區較相近，認同比利時的人占多數，比較特別的是因為布魯塞爾是 EU、NATO 等歐洲組織的所在地，因此這裡的人對歐洲的認同（30%）高於 F（12.8%）與 W（21.9%）對歐洲的認同。

表二、弗拉芒人與瓦龍人對多項認同之比較（百分比）

	1979	1980	1981	1982	1986	1992	1996	1999	2003
弗拉芒人									
比利時	34.35	40.12	37.26	34.81	43.89	43.09	53.42	56.9	53.8
弗拉芒社區/區域	44.99	44.44	47.36	48.52	32.57	40.53	25.59	27.3	29.3
省	1.94	1.85	2.16	2.22	3.17	3.07	3.25	2.1	3.6
城市	18.71	13.58	13.22	14.44	20.36	13.31	17.71	13.5	12.3
瓦龍人									
比利時	54.3	59.4	61.3	57.4	57.6	69.0	71.4	73.3	67.9
法語社區	15.7	16.2	17.0	15.6	10.7	11.4	9.2	4.9	6.1
瓦龍區域	18.4	17.4	15.0	17.7	15.7	12.2	10.0	10.7	10.3
省	2.0	0.7	1.0	1.4	2.2	0.0	0.7	1.7	2.2
城市	9.4	6.3	5.8	7.8	11.9	7.4	8.7	9.2	10.1

資料來源:Billiet, et al. 2006:916

另外根據 2007 年 4 月弗拉芒區的一份媒體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高達 93% 的弗拉芒區民眾，以及 98% 的瓦龍區民眾，都認為比利時仍應繼續存在。此外由比利時荷文「標準報」與法文「大晚報」分別對荷語區及法語區民眾進行的這項調查也發現，比利時人民至今對比利時的國家認同，仍超過對地區的認同。調查指出，58% 接受調查的瓦龍區民眾與 44% 的弗拉芒語區民眾都表示，比利時是他們最重要的身分認同；認為地區認同比較重要的百分比，僅分別達 10% 及 35%。對於聯邦體制的評價，26% 的弗拉芒人與 20% 的瓦龍人，贊同維持這一體系，但卻有 36% 的瓦龍人支持恢復以往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體系；39% 的弗拉芒人希望地方政府獲得更多的權力。²⁵

此外我們可以檢視鼓吹弗拉芒獨立最激進的政黨「弗拉芒利益黨」（VB）的情況以更進一步瞭解弗拉芒人的傾向。「弗拉芒利益黨」黨的三大基本信念為弗拉芒獨立、反對多元文化主義、以及捍衛傳統的西方價值。該黨在全國大選中

²⁵ 〈民調：絕大多數比利時人不贊同國家分裂〉大紀元，2007 年，4 月 9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7/4/9/n1672843.htm>

穩定成長。²⁶ 但是 2004 年 11 月，比利時最高法院因為 VB 的政治主張（反移民、反伊斯蘭教）宣布 VB 為犯罪組織（criminal organization）。而且儘管 VB 大力鼓吹獨立，但是獨立在弗拉芒區支持度也只有 40%，²⁷ 大都數人仍將 VB 視為一個激進的政黨。

弗拉芒人是極為務實，大多數人對獨立運動並不是分常熱衷。況且在某些情況下弗拉芒人仍會感覺自己是比利時人，例如到國外旅行時，當被問及是哪裡來時，答稱比利時較方便，因為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弗拉芒；還有當比利時的足球國家代表隊出賽時，大家仍會高喊比利時加油。當然布魯塞爾的地位及歸屬也是弗拉芒人必須考量的因素，如果弗拉芒人獨立，布魯塞爾不必然歸屬於新獨立國，如果沒有布魯塞爾，弗拉芒區能否維持現今的繁榮景象也是未定數。

伍、結語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認同議題浮現因為：1. 許多超越國家的組織，例如歐盟，加上在全球化運作下，自我的認同和對外的形象變得很重要。2. 越來越多的移民湧入，少數民族的認同衝擊整體的國家認同。比利時的國家認同因為弗拉芒區的分離運動而受到注目，但是比利時的分裂果真將成為事實？

加拿大魁北克獨立運動的波折難產，證明了在一個高度民主發展的國家推動分離運動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一個分離運動的產生可能源自於人民兩種情感的交互影響：疑懼與信心。疑懼來自欲脫離的族群成員擔憂他們的文化、經濟、和政治制度會在現有的體制下遭到貶低而逐漸消失。與此情感相對或互為因果的是信心，這種信心來自欲脫離的族群成員自信脫離現有體制後，不論是在文化保存

²⁶ VB 歷年的得票率如下：1987 年 3%、1991 年 10.3%、1995 年 12.3%、1999 年 15.8%、2003 年 18.2%、2004 年 24.1%。參閱 Paul Belien, 2007. "The Vlaams Belang goes to Washington." *The Brussels Journal*, Feb. 13, 2007.

²⁷ Ian Traynor. "Belgium?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exist" *The Guardian*, Sep. 17, 2007. <http://www.guardian.co.uk/international/story/0,,2170606,00.html>

和發揚光大、經濟勢力提升、或是政治權力保障上都會比留下來更好，而且脫離的風險不是太高。²⁸

以此兩種情感檢驗魁北克的獨立運動，在繼續留在加拿大聯邦體制中的疑懼上，由於寧靜革命後，法語文化的主體性得到相當程度的尊重，許多以往明顯的文化尊卑情況也獲得改善，加上有許多魁北克人進入聯邦政府的高階位置，這也間接強化聯邦政府的正當性。

另外魁北克人在脫離的自信心上也是存在明顯問題，特別是魁北克獨立領導者很難說服魁北克人去接納他們所宣傳的獨立能帶來經濟利益的論點。儘管魁北克總理 Jacques Parizeau 曾聲稱魁北克獨立後仍可使用加元，但是對於廣大民間資金擁有者和銀行儲戶而言，這種宣示是無法令人完全信服的。因此而導致資本流失是可預期的結果。事實上，在 1995 年公民投票前，魁北克許多大金融企業主唯恐獨立局勢帶來不利影響，紛紛拋售股票，尋求新市場，大量資金流出魁北克的擔憂也成真。

回觀比利時的情況，的確我們可發現一些比利時內部兩大族群衝突的潛在因素，例如在經濟上，弗拉芒區經濟發展超越瓦龍區，為爭取更大的經濟自主權，不願背負資助瓦龍區的負擔；政治上，地方分權逐漸弱化聯邦政府的象徵性與實質功能。政黨區域化，各種議題也逐漸區域化；語言文化上，荷語與法語的人口壁壘分明，不同的媒體、不同的教育制度、不同的教育內容。

但是，我們卻從調查數據中發現，弗拉芒的獨立運動卻不如想像中強烈。弗拉芒區獨立的意志並未超過半數，不像魁北克那般的強烈，而且弗拉芒人並不是受壓迫的少數團體，通常分離主義或是獨立運動大多是少數且受壓迫團體尋求解脫的手段，這也解釋為何弗拉芒人與瓦龍人從未發生暴力衝突。雖然弗拉芒區背負著瓦龍區的財政負擔，但是弗拉芒還是比利時成為一個國家的既得利益者。

²⁸ 紀舜傑，2004。〈魁北克獨立運動之族群與分族群因素〉收錄於施正鋒主編，《當代加拿大民主政治》，頁 233-52。台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以此觀之，我們不禁懷疑，國際媒體是否是誇大比利時的分裂危機，是否又是標準的唯恐天下不亂的心態？2007 年大選後內閣難產引發的爭議很方便地與族群及區域紛爭連結，甚至稱比利時將從此淪為紛爭動亂不斷的「巴爾幹化」（Balkanized Belgium），也更延伸至整個歐盟的危機，似乎比利時的分裂會催化歐盟的解體，民族國家終將反撲擊潰超族群與國家的政治聯盟。

樂觀的人認為比利時的分裂不會出現，因為弗拉芒人瞭解留在比利時聯邦內的利益較明顯，獨立後如果失去布魯塞爾，弗拉芒區（國）能否維持住現今的經濟成果仍是未定之天。

換個角度來看，比利時在國家認同上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完全的特例，在歐洲各國接收大量的亞洲和非洲移民後，國家認同必定受到衝擊，各民族（包含多數與少數、強勢與弱勢）都希望保存自身文化，而且在全球市場競爭下，國境內區域的矛盾難以逃避，這些其實是大多數歐洲國家都會或是即將面對的問題，比利時近來的政治發展剛好凸顯這個問題。